



百部长篇小说文库

精粹普及本



愤怒的葡萄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

百部长篇小说文庫



主编：刘以林

愤怒的葡萄

著者：〔美〕斯坦培克

译编：何 震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

总 序

人生迢迢时光中，文学诱发的激情几乎是永恒的。

古人云：朝日初出，苍苍凉凉，澡头面，裹巾帻，进盘殄，嚼杨木，诸事甫毕，起问可中，中已久矣！中前如此，中后可知。一日如此，三万六千日何有？今天我们但见二十一世纪航船桅杆，跃身即上二十一世纪之舟，遥想古人终极之思和目击百物灵长与物质世界的交流融汇，我们深信这套文库的面世在现实中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。巍巍乎天生百物矣，巍巍乎百物入百物灵长之心，衍为此百部长篇，出于某种原因或所有原因中的某些原因，这些长篇都是整个人类所绵绵不断要阅读下去的。

在一切文艺作品中，长篇小说的地位是稳健而不可代替的，唯其道法自然、现实与意识，沿历史和人类轨迹循循而进，其磅礴、包容、原生意味均卓然不群，不论我们为工、为农、为兵、为官、为学、为商，不论我们忙碌或有闲，只要开卷一阅，准会立见生活上的一泓清水，准会一任松林来到

案头，百鸟飞临窗口，风清月白与飘然高蹈的一刻将如灵光四溢带给我们真正的愉快。只是，长篇小说太多太浩瀚了，即使仅仅是百部长篇，其篇幅的浩瀚除了专业者或极嗜者外，一般读者也难卒读。鉴此，本文库在拨冗优选长篇 100 部之外，对此均进行了译编和缩写，撮其精华，保其意韵，力求传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髓，以期读者能够事半功倍。这里有中国长篇 22 部，余为外国小说，以小说的品质而言，皆为卓世极品。

小说的光荣在于世世代代与人类生存热情相对应，对于个人而言它隐喻生存与冥灭的真谛，对于群体而言它折射历史发展逻辑的光亮。这里的百部长篇为全部长篇的代表，虽仅百部，却已像人类灵魂库一样深邃与不可避免，如百条河、百座山、百艘人类精神的大船，随时携带着我们匆忙生活中忽略的所有东西并随时相伴着我们，而且永远。读小说是好的，读小说的人生是好的。

刘以林

1997 年 7 月，北京

永定路东街甲 6 号 121 室

简 介

约翰·斯坦培克，1902年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，代表作有《愤怒的葡萄》、《月亮下去了》、《红马驹》、《人鼠之间》等。1940年，《愤怒的葡萄》获得普立兹文学奖。1962年，斯坦培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1968年12月，因病逝于纽约。

《愤怒的葡萄》一书描写了具结释放的汤姆·约德和不再当牧师的凯绥做伴，回到了被垄断资本与严重干旱吞食了的家乡。迫于生计，凯绥和约德一家挤在一辆破卡车上，各自抱着美好的幻想向“黄金西部”进发。一路上，他们受尽折磨和欺凌，有的死去，有的半途离散。

.....

在加利福尼亚，大批破产农民的到来使资本家毫无忌惮地把工资压低，而且他们宁肯让成熟的梨子、葡萄烂掉也不给饥饿的穷人吃。于是，流浪的农民开始觉醒、反抗……

目 录

第一部分	归乡	(1)
第二部分	西进	(23)
第三部分	愤怒	(76)

第一部分 归乡

—

一辆卡车停在一家饮食店门前。

一个人横穿马路，走到卡车跟前，朝挡风玻璃上“不载客”的字条看了一眼，在靠饮食店一边的踏板上坐下来。

他，高个儿，年纪不满三十，深褐色的眼睛，颧骨又高又宽，穿一身廉价的新衣，脚上穿一双军用式新皮鞋。

卡车司机从饮食店出来。

“能带我一段吗，师傅？”高个儿问。

“没看见挡风玻璃上贴着的条子吗？”司机说。

“看见了，尽管杂种阔佬叫贴上了条子，有时候碰上了好心人，还是肯帮忙的。”高个儿道。

司机也想做个好心人，说：“蹲在踏板上，到前面拐了弯再说。”

白搭车的抓住车门把往下一蹲，藏起身子。卡车开动了，公路在他脚下飞快地向后退去。

拐了弯又开过一段路，卡车慢下来，他站起身子，扭开车门，溜到座位上。

“谢谢你，伙计，我跑累了。”他说。

“去找活儿？”司机好像在盘问。

“不，我老爹有不大的一块地，是个佃农，我们在那里耽了很久。”

“是个佃农，没给风沙赶跑，也没给拖拉机撵走吗？”司机仿佛自言自语地说。

“近来我没得到音讯。”

“很久了吧。”司机说，“佃农越来越混不下去了。一台拖拉机就能撵走十家，如今到处是拖拉机，你家老大爷是怎么对付的呢？”

“嗯。我近来没得到音信，我从不写信，我老爹也从不写信。”他赶紧补充一句，“不过只要肯写，我们俩都能写。”

“一向有工作吧？”

“有是有的。”

“我也这么想，我注意你的手了，准拿过铁锄、斧子、大槌什么的。你手上写得明明白白。我爱留神这些小事，自得其乐。”

“可想了解些别的事儿？我告诉你就是了，你不用猜。”

“别发火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”

“我全都能告诉你，我没有要隐瞒的事。我叫约德，汤姆·约德，父亲是老约德·汤姆。”

“别发火，我是无意的。”

“我也是无意的。”

约德说：

“我只求人家不起疑心就行了。”

他就此打住。

等到空气缓和了，约德才说：

“不瞒你说，我在麦卡斯特坐了四年牢，到我老爹那儿去，省得为了找活儿去跟人家撒谎。”

“这不关我的事，我不是爱管闲事的人。”

司机专注地开着他的车。

“你是个好人，瞧，看见前面那条路了吗？”

“看见了。”

“我就在那儿下车。你准想知道我为什么坐牢，不会叫你失望的。”

卡车在公路跟一条黄土路相交的地方停下。

约德下了车，走到司机的窗口，说：

“杀人犯，我杀了个人，判了七年。因为守规矩，坐了四年就释放了。”

“我没跟你打听这事儿，我只管我自己。”

约德起身走上那条路。

“再会，朋友，谢谢你让我搭了一段车。”

司机望着他的背影喊：

“祝你好运！”

约德挥挥手，没有回答。

二

约德继续向前走着。

路旁有棵又枯又瘦的柳树，有个人背靠着树干坐在地上。听到约德走近，那个人转过头来。

约德对他说：

“你好，路上热得要命。”

那人朝约德看了许久。

“你不是小汤姆·约德，老汤姆的儿子吗？”

“一点儿不错，回家来了。”

那人笑笑：

“你大概不认识我了，从前我给你讲‘圣灵’的时候，你总是忙着拉小姑娘们的辫子。”

约德朝他看了一会儿，大笑起来：

“哈哈，你是牧师呀！”

“从前是牧师，如今只是吉姆·凯绥，不干那老行当了。”

约德说：

“有好些年没有见到你了。”

“是呀。”牧师颇为感慨地说，“老汤姆他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四年多没回家乡了。”

“他没给你写信？”

约德有点儿窘：

“我老爸不大会写字，他从不写信。”

“你是出门跑码头去了？”

约德疑惑地看了凯绥一眼。

“你没听说过我的事吗？我的名字上过报纸呢。”

“没听说过，什么事？”

“我在麦卡斯特坐了四年牢，我跟一个家伙打架，把他打死了。我们在舞会上喝醉了，他戳了我一刀，我顺手拿起身边一把铁铲，就把他打死了，脑袋打成了肉酱。”

凯绥皱着眉头问：

“当时你觉得于心不安吗？”

“不！”约德说，“不觉得，是他先戳了我一刀，我只判了七年，坐了四年牢就放出来了。”

“在监狱里，他们待你怎么样？”

“还不错，有饭吃，穿得也很干净，还有洗澡的地方。”

约德说：

“我该走了。”

凯绥振作精神：

“我得去看看老汤姆。”

“一块儿走吧，我爸准乐意见你。”

约德和凯绥走过地头儿，他们看见了约德的家园。

“变样了。”约德打住脚步说，“你看那房子，出了什么事？那儿没有人。”

三

田地的业主坐着门窗紧闭的小汽车沿田野开来。

车开进院子从车窗口跟佃户方面的人交谈。

业主方面的人说：

“你们知道这土地上长不出庄稼。”

坐在地上的佃户们点点头：

“是呀，不起风沙就好了，不然不会这么糟的。”

业主方面的人摊牌了：

“租佃制度行不通了。一个人开一台拖拉机就能代替十二三户人家。只要付给他一些工资，就可以得到全部收成。我们要趁这地在完蛋以前赶紧种出棉花来，然后把它卖了。东部有好多人想

买地呢。”

佃农们惊恐地抬起头来：

“那我们怎么得了？我们靠什么吃饭呢？”

“你们非离开这儿不可，拖拉机就要开来了。”

业主方面的人说。

“要我们走，我们到哪儿去呢？怎么去呢？我们没有钱呀！”

“你们干吗不到西部去，到加利福尼亚去呢？那儿有的是工作。”

说完，业主方面的人就开动汽车，一溜烟跑了。

几辆拖拉机开进田野，那些像虫子一样爬着的大家伙，力大无穷。

土地在这些大机器下受罪，在这些大机器下死去。

拖拉机后边滚着闪亮的圆盘耙，用锋利的刀片划开地面——不像耕作，倒像动手术。

拖拉机来回耕过地面，没有耕的地方只剩十英尺了。

机身撞着屋角，把墙角撞倒，小屋一震，就塌向一边。

那佃户眼睁睁地看着拖拉机按直线开过去，他的老婆孩子站在一旁也都眼睁睁地望着拖拉机的身影。

四

约德家的白木小屋给撞毁了一角，屋顶斜坍下来。屋前的篱笆不见了，棉花长到院子里来了。

约德说：

“天啊！这里搞得天翻地覆，根本没人住了。”

他急忙走下山岗，凯绥跟在后面。

牲口圈早空了，地上还铺着些稻草，约德朝里面望的时候，只见一阵骚动，一群耗子躲进稻草底下。

约德忧心忡忡地说：

“也许他们都死了。可总该有人告诉我一声，我好歹该知道点儿消息呀。”

凯绥问他：

“你猜出了什么事呢？”